

花红易衰，
水流无限。



张军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花红易衰，
水流无限。

张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红易衰, 水流无限 / 张军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 - 7 - 5378 - 5790 - 1

I. ①花…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88638号

书名: 花红易衰, 水流无限

著者: 张 军

特约编辑: 李 路 韩玉龙

责任编辑: 李向丽

封面设计: 侯霁轩

排版设计: 百川视觉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 - 5628696 (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 - 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元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960mm 1/16

字数: 203千字 印张: 17.25

版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378 - 5790 - 1

定价: 59.80元

目 录

上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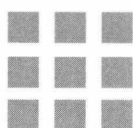
▼
1

中 部

▼
99

下 部

▼
203



上 部

认识尹丝瑜的那一天，我起得很早。因为早起的女儿要求坐我的车去学校。

在车库，女儿琳琳抢先钻到了驾驶员的位置。

“这不行。”我严肃地说，虽然我相信琳琳的驾驶技术，但在闹市中开车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她只有十四岁，虽然已经在郊游时的旷野中开过许多回，还趁我不注意在市区偷开过一次。她对车出奇着迷，在她的卧室中贴满了各类名车的画，她甚至能够娴熟地换轮胎、灌注机油、修理离合器。

“我会开得很慢，上路后就把车子交给你开。”

我没有坚持，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要开得慢点儿。”

汽车缓缓驶出车库，我没有再说话。她突然对我说道：“爸爸，结婚纪念日你给妈妈送什么礼物？”

再过一个月就是我和吴梅结婚十五周年的纪念日，这我是知道的，但我却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真的没有认真想过。

琳琳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她看到了我沉思的表情：“你一定要早点儿做决定，只有一个月了。”

“那么你来告诉我该送什么吧。”

“这可不能偷懒。”

我继续沉思。

“这次你大概还是会送上一束玫瑰花交差吧。”琳琳哧哧地笑着。

我的脸有些发热，真没有想到，似乎还很幼稚的女儿，会观察得这么仔细。

“你是绝对没有想象力的。”琳琳手握方向盘，目视前方。

“可是你的妈妈什么东西都有了，是吧。我还能送她什么呢？”我为自己辩解。

“是的。最好的电冰箱、最好的洗衣机、最好的微波炉……”女儿眨着眼睛，“可那都是用来为大家服务的，你想过没有，能为她本人送什么礼物呢？”

“衣服我也送过。”

“你再想想，也许并不实用，但妈妈会很喜欢。”

我犹豫着：“你举个例子。”

“我还是直接说吧，妈妈几乎没有首饰。”

“她说过不需要。”

“没有女人不喜欢首饰，爸爸。”她又看了我一眼，突然叹了口气，“真不知道，妈妈喜欢你哪一点。”

我笑了。

车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我突然发现，琳琳已经在大路上开了很长时间。

“赶紧换过来。”我着急地说。

琳琳咯咯地笑着，我们俩换过了座位。

来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已经在电话里让唐格格给我订好了首饰。唐格格是我的秘书，她是个时尚的女人，眼光很不错。

“兰总刚刚给您打了电话。”唐格格对我说。

“他怎么没有打我的手机？”我说。这时手机响了，号码显示是兰左青的。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已年近六十了，当年我创业时帮了我很大的忙。

兰左青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妻子罗佳在参与一个慈善活动，想凭

我的关系联络一些媒体。我回答说：“这个很容易办到，具体是些什么事呢？”

兰左青说：“我不知道，她总是忙忙碌碌的，却从不向我解释。今天下午会有一个叫尹丝瑜的女士去找你。她会和你详谈。”

“你放心，我会尽力的。”我伸手从唐格格那里接过笔和一张便笺，写下“尹丝瑜”三个字。

刚吃过午饭，我的合伙人——副总经理林顺德拿着一个钢铁企业的广告价目表走进来，这是我们即将进入的新领域。我们已经讨论过很长时间，基本上订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今天准备做最后的定稿。这时通话器的铃声响了，我摁下按钮，对着唐格格喊：“我说过我不见任何人，也不接任何电话。”

喊完之后，我对林顺德说：“你现在就把方案打出来。”

林顺德笑了笑，他是个精明的年轻生意人，虽然他比我起步晚，年纪小，但他对生意的敏感性却一点儿都不比我差。在他打印方案的同时，我凑在他的身边，审视着刚才我们最后的方案，寻找着其中的瑕疵。

这时门被推开了，唐格格走了进来。

我有些恼怒：“刚才不是说过，现在不要打扰我们吗？”

唐格格是个好脾气的姑娘，她平静地说：“尹丝瑜来了。”

我有些疑惑，好像没有听过这个陌生的名字。

“她说和您已经约好了。”

“我没有和她约定过任何时间。”我说，“我今天下午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份方案，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占用我的时间。”

唐格格奇怪地看着我：“我怎么去和她说？”

“随便，说我不在办公室，开会去了，旅游去了，谈生意去了，随便说点儿理由，把她弄走就行。”

唐格格出去不久又走了进来。

“她说罗佳告诉她可以来找您，她就从北京赶过来了。她能理解您很忙，她只是让我问一下，您什么时候还有时间。”

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是兰左青交代给我的事。对于兰左青的事，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推托的。“请她稍等一会儿，就说我很抱歉，让她久等了。”然后我迅速地转头对林顺德说，“你把方案拿到你办公室去仔细再看看，两个小时后再给我打电话。”

“明天下午三点半，你就要去向对方董事会递交方案。计划必须成熟，稍有差错，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林顺德说。

“那我就随机应变。”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接待尹丝瑜女士，因为这是兰左青交代的事。

“他们集团可是世界巨头，董事会的人全都是久经战阵的人，没有充分的准备……”

“他们也是人，不是神，不是鬼，不是长翅膀的天使。他们也要吃饭喝水，也喜欢金钱和美女。别人需要什么，他们也一定需要；别人喜欢的，他们也一定不讨厌。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需要，也有他们特别的喜爱。这需要我们去发现，知道吗？如果我们发现了，那就成功了！”

林顺德苦笑着摇头。这时我已经打开通话器，对着话筒道：“请那个老女人进来吧。”

唐格格疑惑地问：“您说谁？”

“尹丝瑜，那个老女人。”

唐格格在那头哈哈大笑起来：“我敢打赌，您见了她后，除了您的妻子和女儿，再不会想其他的女人了。”

“我只打算见她一次。”我还是没能理解唐格格说的话。

林顺德已经拷贝好文件，收拾好方案。他看看表：“现在就快两点钟

了，四点钟我给你打电话。”

林顺德向外走去，就在他拉开门的时候，他呆住了，怔在那里大概几秒钟才走了出去。

门并没有被关上，一个女人推开门走进来。

当我看到这个女人时，我理解了林顺德刚才的举动，不由自主地绕过办公桌，发自肺腑地对她说道：“欢迎，欢迎。”

因为我的职业，我见过许多美女，但没有人使我动心，我觉得她们的美和我无关。但尹丝瑜却是特殊的一位。

她幽深的瞳孔闪着忧郁的美，具有柔和线条的脸型，高直的鼻，丰满的唇，白玉般的牙，乌黑的长发柔顺腻滑，就好像是纳斯达克中最好的一只股票，巴黎流行装T台上最高端的那款时装，撒哈拉沙漠中水草最丰盛的那块绿洲。

我不由得侧头看了看一旁的镜子，深为自己没有抽出时间来去健身房减减肥而懊悔。

她和我握过了手，我请她坐下来，然后又绕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但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你抽烟吗？”我随口问。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来一支。”

我又绕过办公桌，递给她一支烟，然后替她点上。

“罗佳建议我来找你。”她笑了，笑得很甜。

我一直以为罗佳介绍过来的女人全是罗佳的复制品，但她却与众不同，超凡脱俗。

“我该如何帮助你？”

“我被选为华北地区先天性心脏病防治委员会主席。我想，你大概可以帮助我们筹划一项能够见到效果的活动。”

这种事我见多了，当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一提到自己在某个有名望的社会机构的头衔以抬高自己时，我总是有种莫名的烦躁。当然，她们为慈善的确做过不少努力，但归根究底，却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名望。对面的这个女人，也不过是她们其中一分子而已。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形成这个观念的，由于工作关系，这些夫人的所作所为，被我看得清清楚楚。人生在世，能逃脱名利二字的很少，这我理解，但对于名望过于狂热的追求是我所厌恶的。她们的丈夫已经赚了足够的钱，这些太太们仍然对名望充满了欲感。

刚才尹丝瑜给我的美好印象一扫而空，我尽量礼貌地对她说：“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和地址，我的秘书会与您保持联系。您的那个组织和您的所有活动，我的秘书都会记录并配以相应的媒体报道宣传。这一点请您放心。”

尹丝瑜对谈话的突然结束感到惊讶而困惑，她抬起头来：“您说您能做到的就是这些？”

我对于她的不满足感到生气，当我注意到她身穿珂洛艾伊的高档名牌时装，拿着爱马仕的名款手包时，我开始怒视她：“您还打算要些什么？我要不要给您写个书面保证，保证我们在报纸上能给您挤出多少版面？什么时段在电视上播？”

尹丝瑜不再说话，目光变得更加忧郁深沉。她低下头，把烟摁熄在烟灰缸中，拿起包，站了起来，走向门口。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我想您是误会我了。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而加入这个组织，我接受这个职位，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一旦患上这样可怕的疾病意味着什么。我不想让任何一个家庭再承受我曾经承受过的痛苦。”

我看到她气得脸色发白，突然想起从去年到今年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关于心脏病的全国活动中频频出现的名字——丝瑜。她与电视上那个丝瑜很

不一样，有时候一个人在电视上的样子和生活中确实有差别，所以我没有认出她。丝瑜的丈夫和孩子都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

我冲了过去，这时她已经出了门。我冲到门外，在唐格格的面前拦住了她。我看到她愤怒地看着我，脸上有些悲戚的神色。

“尹女士，你能原谅一个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其实是一个大傻瓜的愚蠢行为吗？”我真诚地对她说，“我非常惭愧。”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我的办公室，坐在沙发上，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烟，但她颤抖的手没有办法打着火，我替她点着了火。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升腾起来，掩盖住了她苍白的脸，但那黑色的眼睛却在烟雾中透出光来，那是痛苦的光芒。我突然生出了抱紧她的冲动，这时我听到她说：“如果你确实是真心想帮助我，我可以原谅你。”

这时电话铃响了。

“对不起。”我恢复了理智，走到办公桌后接电话，“请你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她点点头。

电话是林顺德打过来的，他告诉我已经把方案认真过了一遍，传到了我的邮箱，但其中一些东西，他还要口头解释一下。

我一边打开电子邮箱，一边对林顺德说：“你说吧。”

林顺德开始说方案，这时尹丝瑜站了起来，走到墙壁前，观看着我乱七八糟贴在墙壁上的广告草案。我根本听不进去林顺德在讲什么，只是凭经验嗯啊着，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尹丝瑜吸引了，我欣赏着她的步态和举止，她侧着头仔细观察的神态，一切都那么美。

她大概觉察到了我的目光，转过身来冲着我笑，我也对她笑笑。然后我把目光收回来，耐着性子听林顺德讲话。

林顺德总算讲完了，我放下电话，对尹丝瑜说：“对不起。”

“这是你的工作，没什么可抱歉的。”她笑了笑，然后指着墙上的草案，“你们在做宣传钢铁的东西？”

“对，这是我们为**国家钢铁工业联合会**所做的一次宣传。”

“你是指最近钢铁行业内竞争的事？”

“你怎么知道？”

“最近我一直在听我的伯父说这件事。”

我困惑地看着她：“你的伯父？”

“我的伯父是尹右川。”

我不由得吹了一声口哨。尹右川是中国三大钢企之一的董事局主席，同时也是**国家钢铁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如果他说一句话，不仅在**整个钢铁行业**，在钢铁行业的下游企业都会有隆隆的回声。

尹丝瑜大笑：“你怎么是这种表情？”

尹右川没有孩子，他的弟弟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只留下尹丝瑜一个女儿。也就是说，尹丝瑜是尹右川晚辈中最亲的亲人，尹丝瑜又是一直在尹右川的家中长大的，就和尹右川的女儿差不多。面对这样一个女人，我只能说实话：“我明天下午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从你伯父那里拿到广告订单。但为了拿下这个订单，我竟然差一点儿把他的侄女拒之门外。这太不可思议了。不过上天保佑，让我终于和你认识了。我想明天下午的一切都应该变得很顺利。”

“我认为，你认不认识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的伯父在谈生意时是从不考虑私人关系的。”

“我听说的比这更可怕。”

“但我的伯父很有魅力，是个坚强的人。我很崇拜他。”

尹右川在八年前发动钢铁兼并运动，吞并了四十多家小钢铁厂。这样

的人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有魅力，他是一个冷酷的人。因此，我不由得微微一笑了笑：“让我们回到正题吧。现在对这一类的活动已经宣传得够多了，人们已经患上了信息厌倦症。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讲故事，去感动他们。”

“我知道，我会尽一切努力。”

我一边想，一边走到她的身边说：“我会安排大量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采访。您来提供当事人，最好是有感人事迹的当事人。比如你……”

她的脸色立刻变得很痛苦，美丽的瞳孔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突然再次冲动，这次转化为行动。我抓住了她的手：“重提痛苦的记忆的确不好受，我可以想其他的办法。”

“不。”她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出，“你说得很有道理，这是最好的办法。”

“谢谢你的勇气，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你伯父的影子。”

这时通话器响了，唐格格的声音传了进来：“对不起老板，已经六点半了。我是继续留下来，还是下班？”

时间过得真快，我告诉唐格格她可以走了。

尹丝瑜向我道歉：“对不起，耽误你这么长的时间。”

“没关系。”

“你回家晚了，你太太大概会不安。”

“她不会介意，这是经常的事情。”

“但我还是该告辞。”她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只润唇膏，在嘴唇上涂了一下。

我突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可我们还没有谈完呢，你明天就要回北京。”

她把唇膏收起来：“过几天我还会来的，那时我们可以继续谈。”

“回锅饭没有味道。”

她愣了一下，重新审视着我的脸：“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话语：“如果你没有其他约会的话，我们可以一块儿去吃晚饭，然后再回到这里来，继续讨论，直到有结果为止。”

她继续审视了我一会儿，然后礼貌地拒绝了我：“已经打扰了你整整一个下午，再占用你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会很不安的。”

我仍不甘心：“那……喝一点儿东西，怎么样？”

她突然紧盯着我的眼睛：“你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我已经不在乎什么了，厚着脸皮撒谎道：“没有任何的目的，难道请一位女士喝点儿东西，就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吗？”

“我其实并没有把你归到专门花钱请女士喝东西的那一类男人里。”
她的神情很严肃。

我一定是脸红了，我感觉到脸在发烧：“我的确不是那一类人。”

“那你为什么要请我呢？”

我总算想出了一个摆脱窘态的理由：“我为先前对你的态度而道歉，仅此而已。”

她刚才紧张的神情放松了，她相信了我的谎话：“你已经用行动向我证明了。”

我故作大方地伸出手：“那再见。”

“再见。”她也伸出了手。

她的手再一次被我握住，柔软、腻滑、小巧而温暖。

“下个星期一我会再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见面。”

“我有时间。”

她再一次从我的手中抽出她的手，但这一次是她的脸红了。

“如果你来得比较早的话，我们可以共进午餐。”

“好的。”

我把她送到电梯，看着电梯门关上，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回到家的时候，我仍然处于兴奋状态。我甚至滔滔不绝地和吴梅讲起了尹丝瑜，包括我对尹丝瑜不友好的态度，以及后来恳切的谈话。当然，我略去了我坚持请她吃饭或喝东西的那一段。

吴梅很认真地听着，结婚后她一直是这样，对我所讲的一切都非常认真地听。最后，她也长叹了一口气：“可怜的女人。”

“什么？”

“你不觉得吗？她非常不幸，虽然她是钢铁巨头的侄女，唯一的继承人！”

我突然豁然开朗，如醍醐灌顶，我为什么会被尹丝瑜所打动，在她的面前表现得那么激动，甚至失去了自我，只是因为“同情”。当然，不排除她的美貌和气质为这个“同情”加了不少分，仅此而已。我的心情立刻平复了下来。直到第二次见到尹丝瑜之前，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一直是这样平静。但再次见到她时，我的想法改变了。

在四十岁的时候，我认为我拥有了普通人想拥有的一切：漂亮的妻子，一对龙凤胎，还不错的事业。

谁也不会看出吴梅已经快四十岁了。吴梅的身材仍是曲线玲珑，她的皮肤仍是光滑细腻，她的眼睛仍是炯炯有神，闪烁着活泼而好奇的光芒，如同青春少女一般。两个孩子都已十四岁了，一个在上海的篮球体校住校学习，一个在本地的重点初中上学，长得都非常漂亮，而且都性格爽朗，聪明乖巧。我仍然像多年前一样开着一个广告公司，但那时我的公司只是在偏远郊区的一个厕所一样大的办公室，挤着一张办公桌，而现在我已经在T市金融中心最好的五星级大厦、最好的楼层中拥有一个两百平方米的